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表狀記文

明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墓
表

嗟乎此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之墓公於本
年五月卒正寢會不佞以憂歸而公之子茂才潔持
其壻憲副君廉狀雪泣視不佞曰先君已矣大司馬
心齋張公業銘諸幽惟是墓道之石敢藉吾子一言

之辱不佞不敢以服爲解按狀公諱崇功字惟志先
爲遼之小興州人至六世祖封光祿丞諱原政者始
遷大名之賢相里鄉行宦業累葉不乏具見大司馬
誌中公祖曰伊陽教諭瓘父曰自東俱以公貴累贈
叅政生而奇慧年十四補邑諸生前後督學使者良
齋王公函峰阮公松里馬公皆名冠海內閱公試文
亟加鑒賞曰此瓊林一枝俱置第一公淹滯諸生凡
十餘年至嘉靖乙卯衡文者爲槐野王公元峰袁公
公中葩經二卷又十年爲乙丑公復中葩經二卷分
試則李太史文麓主試則高相國玄胡少宰日門也

是年宗弟孔脩亦舉進士海內目曰張氏雙壁云丙
寅除陽信令賢聲藉甚迎封叅政公與郭淑人養于
宦邸朝夕上食問寒燠丁卯入秋闈得士六人後先
成進士者二是年從弟崇雅舉順天鄉試宗兄訓導
孔時舉山西鄉試孔時與公諸生時名相鴈行崇雅
從公授博士業者戊辰入 覲歸叅政公與郭淑人
留養于家暨冬郭淑人計至長號奔歸柴毀幾至滅
性襄事一稟新安家禮巳巳漳河決破邑城公奉叅
政公移居郡城居亡何叅政公復卒公柴毀如喪郭
淑人時壬申服闋除定陶令定陶充之斗城公治陶

如駕輕就熟甫六月欽召入都據公治狀非省卽臺
竟爲讒所中僅得戶之四川司視之泊如也轉餉密
雲廉聲益著會遼東督餉使者侵牟事覺大司徒夙
重公名卽推轂公往公至遼砥操釐實軍士驩若挾
纊萬曆甲戌逆酋王杲就執公以督餉功蒙 賞至
平虜堡大捷復蒙欽賞是年考績叅政公郭淑人與
公元配楊氏繼配錢氏封贈各如制丁丑陞山東僉
事分巡遼海駐節廣寧公悉心經畧鎮人倚公若長
城戊寅以土蠻之捷蒙欽賞二次尋陞山東叅議分
守遼陽己卯以養善木大捷欽賞白金文綺尋陞山

東副使庚辰紅土城鴨兒匱後先大捷蒙欽賞花銀
加陞一級尋陞山東右叅政辛巳科臣大閱荐公功
除蒙欽賞外加俸一級癸未古勒寨大捷與前曹子
峪大捷兩蒙欽賞是歲

天子以 皇長子大慶覃恩臣庶於是教諭公贈中
大夫山東叅政祖母王氏贈淑人先贈郎中公加中
大夫山東叅政郭安人加淑人錢安人加封淑人六
月陞山東按察使去前計部時纔十年許公威名奕
奕虜人望風懾服如羗戎之畏段張元昊之畏韓范
朝野僉謀旦暮開府爲神京保障會有大獄起公爭

之不能竟以是挂誤議調公畧不以介意歸而焚黃
祖父墓前豎石鐫制以廣

主恩旋出舊所欽賞花銀擊鮮灑醴聚族而餉之族
或婚喪不能舉輒捐俸餘相賙給且不時儲藥置棺
以醫邑人之疫及疫而不可醫者監司郡邑非大慶
賀不輕詣後先宦魏者無不嚴重公獨明農課子與
二三執舊結社把酒彈棋復偕弟晴嚴大叅賁川刺
史會侄孫輩約天倫會間月一行一門孝友雍雍如
也或諷之出公咲謝曰吾白首嫠婦豈能更作少年
粧哉乙未翁壽躋七袞郡人士繪百壽圖祝公明年

丙申冢子冢婦相繼物故公不仞卜商之痛鬱鬱成
疾延至戊戌五月竟不起去公生嘉靖五年丙戌得
年七十有三嗟乎士平居侈口而談莫不自謂挾管
葛之畧揆曾史之行乃進多循循容容至不能効尺
寸退卽赫赫巍巍用宮室妻妾誇耀鄉里求如窮之
得我其人者且萬不能獲一談何容易乎公歷官所
至有聲遼左十年左提右携殲虜幾盡旣非鹿鹿無
奇者埒退而居鄉恬漠寬厚睦族周急里人德之至
比于晏平仲范希文且謙絕聲伎室鮮姬姜又足以
媿搢紳輩之荒淫無度不自知其不可者矣公有文

夫子四已天其三沉沉天道似不可究詰然潔與諸
孫各蘭茁玉芽昂昂露頭角異日保世亢宗大公門
者方未已孰謂無天道哉因付茂才君表之墓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廣
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合葬行狀

余郡去廣平僅六十里而遙而故慶府右長史棘亭
王翁之里去余里更近余自燥髮時業聞鄉父老道
翁之廉既配趙母能以勤儉佐翁之廉未嘗不心嚮
往之既長而與翁子次公大司馬同舉丙子順天鄉
試是時翁先已卽世十五載矣獨趙夫人在堂既大

司馬丁丑連第累勞至今官翁累贈資政大夫兵部
尚書母累封太夫人封又三載而大夫人以疾終里
中大司馬聞訃之夕拊擗欲絕者數四已哀毀稍定
則從苦次中向余絮涕言曰先慈自先嚴見背後母
子相依者近五十載不意其一朝而吾母亡又不意
吾母之亡而孤生不及侍藥餌沒不及視含斂也不
孝之罪終天靡解蓋先嚴沒二十餘年孤任棘垣時
始脩缺事乞隧道之銘與墓道之表於余馮兩入宗
伯唯今先慈之變將徼

主上寵靈啓先嚴寃而合葬焉且非藉如椽大筆不

能爲先慈與先嚴不朽柰孤昏憤中毋能爲先慈先
嚴狀柰何君儻有意乎敢固以請余不文安能代公
狀然生同里且辱年家子又安忍不代公狀翁諱允
武字德毅號棘亭先世本山右人有諱貴者始徙居
廣平之李白營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皆累世種德
友生臣卽翁父爲諸生文譽藉甚竟以數奇鬱鬱而
卒娶於張舉二子翁其次也翁生而惠敏能讀父書
爲文多經奇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諸生且
言動起居一稟於檢樞諸生人人爲心折曰吾輩非
獨文學遜棘亭翁卽棘亭翁之行誼亦吾輩祭酒也

顧數試數不利晚乃用明經帖義舉入太學翁咲語
人曰咄咄王生乃以白蠟終乎宋人稱明經爲白蠟
故翁云云嘉靖庚戌翁謁選銓部是時太宰爲夏公
邦謨閱翁試文奇之曰千佛名燈中柰何失此人特
除南康督儲通判南康於江右最號瘠薄先是督儲
者不能無所滌指以故賦逋至七八年翁曰此易見
耳我不受人餌人逋我租敢乎哉苞苴請託一切謝
絕有犯者輒繩以法第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遣之及
期竟無敢逋蓋不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爲上翁功
次最蒙

聖書褒獎會東南倭警起

詔調粵西狼兵往勦狼

兵故獷悍難馴又以急徵所過卽抄掠賞犒稍不如意輒大噪行次南康人人震恐意謂必罹其荼毒也翁時政攝郡符乃先諭百姓曰無恐兵狼兵也固耳帥亦豈其狼帥乎因移檄讓帥謂

朝廷徵爾兵勦倭豈其教爾兵自爲倭請與公約賞犒弗時罪在我賞犒時矣而爾兵不輯罪在爾余卽弗類決不忍聽爾兵之魚肉吾民噤無一言也帥業聞翁名見翁檄戒勅其下曰此翁清硬爾輩謹避之而翁先已預戒屬邑爲治具比至犒廩饒且均竟南

康境無敢譁者撫按監司廉翁狀亟馳檄褒獎之檄中有不獨優於守官且長於濟變等語郡濱湖多盜先是有哨船遊徼歲久壞守備私其直不爲葺撫臺未與知也徵舟於郡翁持不與撫臺怒爲停翁月俸翁徐條其狀上之撫臺忸怩曰令我媿見王倅因推翁治行爲諸郡第一饒萬年令以浚削機兵月糧爲機兵所訟讞者受令囑右令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軟血稱亂郡城內外爲戒嚴者數日時直指五台徐公方行部倉卒未知爲計而翁適以查盤至徐公喜曰王倅必能了此卽面委翁往按其事衆兵聞之亦

輒相語王青天來吾輩不冤矣向讞右令者亟詣翁
請如原擬翁正言沮之曰下固不宜犯上卽上亦寧
可陵下哉重繩一二戎首亦竟論令其如法郡城內
外始解嚴徐公益奇翁因委翁署萬年翁至湔除前
令弊政更爲約束省一切煩費米鹽瑣屑悉取給於
南康之薪俸壯兵其訟其隊長所株連甚衆公廉其
冤爲爭之御史竟反其成獄萬年民爲歌頌之署僅
六月以考績赴京諸父老相與泣送石頭街因密肖
翁像尸祝焉詳見金翰編去思碑中入部太宰吳公
鵬嘗開府江右雅知公考翁強幹不挫練達有爲因

疏聞以最考還郡未數月兩臺檄管景德鎮陶事鎮
水土雖宜陶然工費苦不足陶用故王窯者直多不
能半給而豪黠者又多窟穴其間造淫巧賂遺權貴
人窯戶苦甚翁任勞任怨概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
百緡窯戶稍得蘇息焉鎮隸浮梁一日尉某以捕盜
至鎮弗輯其隸人隸人乘機搜索至鐳釧在婦人臂
腕者亦強掠去鎮民不勝忿遂大噪圍尉館尉踰垣
避燒造署中鎮民猶求尉不已尉大窘幸翁自饒回
鎮爲慰諭鎮民皆鳥獸散去尉泣拜曰翁活我翁
活我庚申陞兩淮鹽鹺司副使淮當南北都會號陸

海而離司又利藪或勸翁稍實橐中為子孫計翁曰
吾孀婦也垂老乃塗粉澤作倚門態粧乎勸者慚而
退揚皂戶有監生某家甚豪富被訪逮獄監生有二
子長某啖次楫黠而狠監生獄病委頓召楫囑後事
次日監生死楫矯父遺命恐長子啖破家因勒死而
挾其產長子婦薛訟於官前後讞者受楫金錢無算
反坐薛薛因訣於當道請批離司王青天問理翁讞
得殺兄狀竟論楫如法揚民稱快馬會都御史某奉
璽書覈鹽政某分宜相私人也所至以賄聞商黃某
醵金數萬將行賂翁廉知之怒曰諸商賂即王某賂

寧有賄權貴王某者乎即置黃某於法都御史至見
翁一無所遺遂大望翁及翁遷慶府右長史猶嘆翁
未已嗾所厚善御史某劾翁老疾落翁職翁時纔五
十有七瀕行謁軍門劉公景韶公見之惻然曰清白
如君而以投劾去乎如公道何然造化從來不負清
白吏聞君有子能讀父書是造化所以報君也君其
勿用介介于即大司馬翁歸而居不益廈田無加畝
布袍蔬食除課子明農外都無所與明年壬戌七月
以疾卒距其生弘治甲子得年五十有九初娶都氏
同邑都公郭女以大司馬前後兩遇

覃恩初贈宜人繼贈夫人有婦德嘉靖壬寅從翁遊
大學卒於京邸繼娶趙氏以大司馬貴累封太夫人
丘縣鄉耆趙公奇女以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歸翁於
時翁方肄業太學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太夫人躬
操井臼而姑張夫人性嚴重太夫人委曲承懽張夫
人頻爲解頰旣得南康除日是時大司馬尚少太夫
人携之官翁終歲止服布素而太夫人日紡績不輟
以給翁翁歸以廉故家大窘及沒而家益落寞太夫
人每不時戒勉大司馬曰吾聞廉吏之後必昌兒父
廉吏也昌爾父是兒之責慎毋優游歲月負汝父地

下旣大司馬第進士筮仕大行卽述翁水蘖之操相
勸勉曰我婦人也不與知他事惟知貪酷二字爲居
官第一戒且顯親揚名政不在官顧立身何如耳大
司馬長跽受教而又時率甯夫人料理女紅中饋且
曰爾夫婦貴顯比我初爲爾家婦時誠懸然勤儉稍
衰則子孫効尤驕奢淫佚非所以保家也甯夫人亦
佩服惟謹大司馬嘗曰先慈非但勤紡績卽場圃亦
目料理其於余與亡荆非但母之親實父之嚴也大
司馬任督撫迄後協戎政去家僅千里每歲迎養至
二十八年庚子冬太夫人忽中風手足不仁大司馬

履疏請歸省不得 俞旨迎至京覺較往歲有異復
疏請假送歸又不得 旨因於五月內遣次子照磨
三聘君扶掖板輿歸廣平至十一月忽病下不數日
告終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年七
十有八子二長對揚都夫人出娶胡氏次某卽大司
馬趙夫人出娶甯氏女一亦趙夫人出適肥鄉武生
龐熙敬孫男四三省三樂對揚出三槐三聘大司馬
出三省大名訓三樂庠生三槐選貢昌樂令三聘官
生戶部照磨孫女二一適邑人楊三省一適肥鄉李
寧儉曾孫男某子姓森森蓋天所以酬翁姚遠矣

大宗伯交河余公誌稱翁廉而有爲北海馮公表稱
翁廉而才異夫世之敝車羸馬斤斤自將者柱史馬
公先爲翁狀又稱翁天性孝友善事張夫人兄某將
麗重辟翁哀號力訊卒得解其居官常祿之外分毫
無私如屬縣脩理與萬年油燭銀悉貯公帑湏上司
檄強之始受非節令及宴客絕不御酒肉惟蔬菜脫
粟是給宦邸有園翁爲藝禾綿其中歲時衣服無間
主僕悉出太夫人紡績每出導從尤極敝陋不治故
郡人一見前驪卽知爲翁翁雖清肅自矢顧其中博
大長者事有干人命或前程務委曲周全必法不假

始從重議至遇大事與關民間利病則毅然以身爭之卽忤上官蒙誚讓不爲動歸田來茅屋數椽薄田數畝無異爲諸生時沒之日篋不能名一錢尺帛眞可謂實錄余謂翁於鄉稱樸茂君子於官稱廉能吏業用鄉評宦蹟入祀鄉賢名宦而邑令江夏陳公又採翁行事大者入邑乘中翁自可不朽乃太夫人以勤儉佐公克昌厥後有子都則必有桓少君有梁伯鸞則必有孟德耀是夫是婦豈偶哉豈偶哉

北畿會館就日堂碑記

文皇帝定鼎北平畿內之履東至海西至太行南至河北至居庸州則幽并冀國則燕趙魏星則尾箕昂畢室壁蓋皆去天尺五之地先是丁酉戊戌間畿內諸搢紳先生聚族謀曰各省直宦於朝者靡不置有會館以備休沐讌饗豈以輦轂日月之鄉枌榆金蘭之雅而繫獨無於是鏤金若干兩鬻柳中貴宅一所爲館館在宣武街西堂若干間廊若干間高敞礮密且山石岵嶸松檜蒼蔚諸凡送往勞來主勸賓酬靡不於斯成禮近十年許矣而堂名與記迄今缺然於是諸搢紳先生復聚族謀之余余謂館坐兌向震政楚辭所云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者堂宜取

就日爲名且日君象也君有盛德則臣下仰之歸之
故史臣稱堯之德曰就之如日

主上福德綿延若日未午吾輩幸生其時數年來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又鮮風起塵飛之驚終日糜大官
俸紆青拖紫揚揚長安市徼

主上之寵靈渥矣微就日宜無以名此堂諸搢紳先
生咸曰唯唯因復請余發就日之義余聞之日者實
也從園從一太陽之精也或名陽烏或名大明或名
朱明皆語其高朗臨照之義是以君取象焉日大光
則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君大光則海內熙洽主臣俱

美然日不能自爲光而責在羲和之御后亦不能自
爲光而責在輔翼之臣試問諸君子豈謂印纍纍綬
若若登降周旋之爲就日也乎抑豈謂酒如澠肉如
坻徵逐歌呼之爲就日也乎夫就日而僅止此則第
被其餘暄竊其遺照已耳殊不其然蓋就日者固將
不媿此日者也不媿此日者固將赤衷白意致此日
於五色重暉照四極行九州而終古常新者也傳曰
食時爲公平且爲卿雞鳴爲士曾一官可媿此日乎
又曰朝而考職晝而講政夕而序業曾一刻可媿此
日乎畿內先達如岳文肅石文端之剛毅也而當幄

如王忠肅崔莊敏之方正也而當銓如馬滄州張安平之深沉也而當樞如宋文恪傅文毅之端雅也而當詞林如王靖遠王襄敏之材幹也而當戡定如曹文忠楊忠愍之忼慨也而死虜死諫如朱沙河張通州之清正也而稱名中丞稱名御史皆運捧日之心標揭日之行殫揮日之力畢浴日之勛必如是而後能不媿日而後能就日

上雖神聖時雖承平而天意人心瑕釁萌矣挽而迴之惟今日波而靡之唯今日諸君子誠有意乎就日請以諸先達爲尸祝而憂盛危

明杜漸防微章謁

無餘乃可出矧昧而耀之元明古歌曲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諸君子幸努力毋第聽其歲晚時斜而猶嘖嘖後就日之名也是役也少京兆聚所喬公寔任其勞而余與諸搢紳因樂厥成云

滑縣重脩畫舫齋記

畫舫齋蓋宋毆陽文忠公官滑時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齋制一倣於舟而舫又宴嬉之舟故取以名公嘗自爲記見集中去今且五百餘年齋已幻爲烏有好事者每至滑訪其所爲廣一深七穴上盤旁者了不可得輒彷徨久之蓋陵谷之變屢矣先

是令滑者亦雅有意獨邑於魏號巖城戶口租課與
鉅鹿廣武兩郡埒政繁訟滋執掌昧目時作牛馬風
塵不暇也辛丑項子王公信卿用黃池治行高等調
最茲邑信卿風流文藻居恒慕說文忠公之為人而
以茲齋又名賢勝跡顧聽其荒沒湮滅不一表章令
標千古乎將後來者地主之謂何蓋又踰歲治行就
緒訟簡盜息士民安之式歌且舞信卿曰衆可用矣
乃即學東南隅均二百武鬻地若干畝築齋其中頗
以舊名齋之北又築一秋聲樓亦以文忠公集中有
秋聲賦故名既落成不時拉境內賢士大夫與二三

廣文或藉甚諸文學盤桓觴詠意甚自得且曰此邑
於十一城中頗稱冠冕何事哉文章起家者寂寥如
晨星耶堪輿家多言巽峰不振以故落拓乃耳是役
也成滑人士斌斌嚮風盧文成王文康自此踵接肩
摩矣余往令黃池業有左驗諸君幸須之蓋黃池自
壬午後二十年亡舉於鄉者信卿稍一藻稅庚子即
舉一人故信卿以此自信於是人士益德信卿聚族
而謀豎石頌信卿功走某生都下介紹主客郎祁君
伯裕問記於余余謂近時州縣之吏所旦晚拮据者
刀筆筐篋簿書期會為能止耳絕不解禮義科指令

民移風易俗回心向道之術至於名賢勝跡反詬謂人與骨朽已久矣我于何與而動民耗財以填無益之壑蓋局文牽俗難與度外行事類此信卿獨于俗吏所詬不肯爲者銳精覃力爲之不惜勞費片瓦尺木悉出俸餼之餘俾文忠公五六百年遺跡不至落寞荒涼爲好事者所咲而且藉先覺以廕來喆緣勝跡而開人文此其功德姚遠寧與俗吏局文牽俗僅僅稱治辦同乎哉余旣草記將藉手主客君以報信卿繼又檢文忠公年譜公凡兩入滑一爲康定元年庚辰自襄城赴滑僅三月召充館閣轉太子中允一

爲慶曆二年壬午以應詔陳弊事判滑僅五月明年召轉太常丞知諫院畫舫齋記蓋壬午判滑時蔡君時公陽秋纔三十餘與信卿之年合又記中稱最有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題於楹噫公書最有聲不自書而乞之君謨信卿於文章亦最有聲不自記而余爲之記事雖偶同然余獨私疑信卿豈其文忠後身乎敢介詔主客君以問信卿知信卿必嗒然失咲不止也信卿名某戊戌進士工始某年月日訖某年月日

程君房墨贊

夥歎之造紋犀堅玉千秋未泯君房繼躅斬髓剗心
隕糜嗜酷碧松精舍金壺光矚倏化道士臨池踳跼
何物千金一丸莫贖我欲注易思澀如束願得二螺
以解桎梏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六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祭文一

祭鳳洲先生

古來文士各自剏古先生兼之上下千古古來詩人
各自成家先生集之出入百家

敬皇帝時汝南北地手闢草昧先生接踵一掃秕糠
師心自肄

肅皇帝時歷城興化力脩謨雅先生比肩大洩秘藏

牛耳獨把他人之才芳澗名泉眼界易窮先生如海
蒼茫千恠江河成空諸家之作秀峰峻嶺應接易周
先生若岱芙蓉萬仞雲霧倒流雄文代興奇節或否
何哉先生左揚右沈義薄千古麗藻世逢顯位或挫
何哉先生跨吳越徐榮登八座不聞曹劉術妙佞僑
獨有先生課空覈玄灑灑干霄不聞莊左嗣響遷固
獨有先生孕龍毓鳳翩翩當乍先生生前飛揚跋扈
俛首趨風先生歿後小巫下乘偏伯自雄嗟嗟西北
雲浮東南天折疇起九原爲世模轍嗟嗟虎丘可夷
震澤可涸弁州之志終古弗削我輩門牆寧至阿好

千里陳詞聊用衷告

祭陳玉壘老師

盈乃基虧缺或兆全虛盈消息天行則然於惟

朝家二百餘禩名世代興相種未易于何霏靈峨眉
天姥眷茲德門世篤黼藻緬昔

肅穆帝賚股肱于時太翁鈞軸以登魚水絲綸今在
人口我師繼之西極北斗早窺木天養望騰譽晚抽
金績遂同中書九重倚柱四海瞻霖密勿荃宰時藉
調斟三載績最寵錫紛液胡天不憖竟爾長客嗟嗟
殷惟伊氏世弼阿衡漢惟韋氏再持國平兩許競唐

雙韓美宋以及于

明橋梓繼統人不數代代不數家寥寥千秋僅此世
媵獨時多艱如塵方歛人之云亡孰是滌衹某幸辱
門牆夙荷甄陶一聞凶息寧何痛號匪哭我私寔惜
大廈敬遣不力夙流獨瀉

祭馮大宗伯

青海雲門名世淵藪梁國唐霖沂公宋斗旣我

朝家靈稗秋口大小馮君纍纍印綬公更間氣鳥中
希有中藏磊落雲夢八九當

上丙丁寤寐賢豪公時弱冠摩天昂霄文高試館日

塲夕膏綠經丹史靡取餉糟三五同心左携右招粉

黼絲綸雅志 本朝芳名茂實蜚滿寰宇海內望之

千兵旗鼓典試佐銓士踊吏舞錄文啓事家快未覩

繼司秩宗春規秋矩祗緣幼海良工心苦兼之時政

頻著于胷元良朝建二豎夕訐床榻懊惱經歲彌凶

秦越淳于刁圭罔功憶昔妖星紛紛雨下占在大臣

舉朝驚訝雲中廣武相繼長夜游及高安天譴庶謝

餘公一人以支大廈胡未悔禍竟不稍假嗟嗟公之

智圓公之行方公之年壯公之慮長可爲硤石亦可

曲江可爲廬陵亦可安陽補天女媧救時長桑垂殊

遺草語語膏肓洛陽傳寫淚迸黃腸慈母號咷幼子
徙倚門生魂斷措紳心死百身可贖九原莫起文章
盈箱不朽僅此窮天之英絕世之識半塗而往終古
何適某等鹿鹿舊荷陶鑄藉手指南庶無愆步方竣
大拜作 帝八柱天不祚國翩翩飛素不腆椒糝以
告虔誠寧哭予私寔爲蒼生

祭穆少春

大河以北全魏承焉水不勝土梨棗柿栗衣食遠近
無當粉黼長孺器之肩摩踵接標柱曠字何知大業
譬如希有非姍而侮蒼帝之字佺期之詩東晉之補

雅道麗藻杳矣悠哉誰闖玄圃以泊
朝家文敏威寧亦有撰吐顧時草昧左右奔走人文
仍杜盧楠孟思鼉璪申趨指屈可數然猶偏伯夜郎
自雄未揆盟主於惟我公幼名殆庶握珩抱瑀浮沉
閒署侃侃正氣世莫與伍時大司馬給事抗疏氣怒
如虎權璫乘瑕

天子改色廷榜血縷公也感激齒裂目張訟詈奴豎
司馬復甦公曰幸矣吾可解組杜伯救亡田晝責善
遠未或愈繼起銓曹簡要清通吏舞以鼓一不得意
拂衣長往柰吾千古漆園之濱築臺攤書亦足仰頰

何必紅塵三孤絲綸九塞刀斧下筆未休文出邯鄲
賦雜鸚鵡寥寥中原步驟王李咸七續五余生也晚
竊志此物不脫椎魯感公高誼時時赫蹠相要肺腑
深慙平生踈懶成癖每冀星聚春谷秋英三五良宵
咲談風雨余今一第公已九原神留形腐三王溘然
公獨何心人世栩栩麟鳳歸穴蛇龍嗟年門生哭撫
天未喪文儻在後死敢不力努

祭魏懋權考功

懋權居約與李于田趙子克王道午席正甫暨余二
三兄弟相往復而我輩生懋權死懋權筮宦與未斲

水顧無錫趙高邑劉漳浦相倡和而漳浦死懋權又
繼漳浦死當江陵在時薰天翳日懋權爲小官時時
犯其鋒而不能死吾懋權及江陵敗後風恬波靜懋
權居吏部赫然稱貴重將大有所建樹而迺死吾懋
權懋權之文直步昌黎接眉山厭薄乎今之拾漢晉
之糟魄者而不及竟文之才以死懋權之詩直窺彭
澤闖襄陽芻狗乎今之談六朝而襲三唐者而不及
竟詩之才以死嗟嗟懋權比之文考子安則有餘比
之李嶠張說則不足比之昌穀子相則太加比之獻
吉于鱗則太減不諗誰令之生誰令之死誰令之享

四十二年之名誰令之嗇萬古千秋之業豈彈丸黑
子地鍾一懋權而不終耶雖然有太公如仙有兄如
虎有弟如玉有諸子如麟鳳有余二三兄弟如方春
之卉種種色色無已時則所以慰既喪之魂而緒未
成之業者尚有待也懋權素稱達者死而有知將無
聽然來臨而曰此非淺之乎知夫子也耶

祭韓見雲駕部

東明古漆園東昏地成化後始割澶淵蒲陽諸鄉建
今邑固吾郡蕞爾地也自嘉靖末年石司馬鳳舉于
前穆考功踵接于後趙叅知劉大理盧襄陽李右轄

崔李兩柱下相繼代興而公更以落穆長者叅錯其
中衣冠文物遂揆十一城乃不十餘年間喪我叅知
已殞我考功已又獄死我大司馬公由少府進車駕
郎方浸浸嚮用胡天未悔衲波及于公一病十日不
出竟死長安市與考功叅知大司馬溘然同爲千古
人然叅知考功俱有子大司馬有子卽在萬里外猶
不至忽舉陶之祀餒若教之鬼公先有子病死後竟
舉子不育白雲長往青騾難憑堂餘張邵之母空待
巨卿膝鮮趙盾之孤誰爲杵曰中郎有女伯道無兒
自昔共嘆嘗爲不平詎期今日乃見之公諸凡宦遊

長安者聞公之卒罔不招魂哀逝揮誅鳴墓而况某
等藉附粉榆臭同蘭蒨覩黃腸之永湊念玄夜之纔
新拜垂殊之慈顏撫踰髻之弱息素帷絕藐爾于外
堂紅顏泣薄命於內室蓋不知幾迴斷腸幾迴酸鼻
矣第人鬼異路無香返魂無術肉骨與公傾瀉一番
獨醪金合奠憑龜茲一哭而以生平區區之情盡見
乎辭死者而有知知不以後死者言爲弗然矣

祭張賁川刺史

哭君少年雲勒霞控三試三超羣雞孤鳳哭君先輩
帷下雪鋪五上五抑滄海遺珠哭君遊宦隆慮神君

汴倅任刺竝著能勤哭君歸田貴鄉盟主洛社香山
獨張旗鼓此其湧者君齒與我譬猶孔禰廿年相左
君絕形骸我猶臭味結社登壇努力競氣婚媾之求
寔緣夙藉姪息君婦君逮予姻自斯日往風期益親
或曰王貢或曰朱陳君宦我家我仕君已周急念故
了無彼此每有良朋庶善始終我將釋組君亦懸瞳
兩河之野共此逍遙今歲天中寄君豐貂君且調我
秋扇晴簑數月以後一字未過此心怔怔微疑有異
使者秋來果爾長棄六十而化甲子纔周奪我執友
竟不甦留想君靈心想君辨口想君昂藏想君擔負

生存華屋零落山河愛子躡踊寵姬婆娑終古窮劫
永無還日素帳白楊風流頓畢君夙知我輒忘余醜
牀榻懊惱免余不朽余腕有鬼寧副君懷余胸有心
寧忍君乖卒業來狀涕淚縱橫誓竭才力以了生平
宿草之哭仍須異時情長辭短恨恨何其

祭肥城令卞九芝

傷哉九芝不死于裘馬翩翩風流賞命之時而死于
鞅塵鹿鹿鞠瘁入計之時不死于隋柳邗濤煙花濃
郁之地而死于軒臺燕市祗桓蕭瑟之地青輿而至
素旄而歸一日闔棺萬事都揮傷哉九芝誰更企維

揚之俊人誰更驚礪礪之異政誰更領批風抹月之
襟懷誰更賞揮塵披氅之掩映生存華屋零落荒原
澄河望日朝露促年寵婦驕子生離死訣有胸無心
且然痛絕况某等同事東土右携左提殆庶卓魯曾
幾何時遂分人鬼望此龜茲腸斷聲依憑棺賦些聊
當驢鳴生友死友終媿巨卿

祭王益吾年兄及

敕表烈婦畢年嫂

自昔慧業文人不盡駐顏長世脩然扶漢而來亦或
脩然乘箕而往自昔明德淑女不盡齊眉偕老儵然

曳霞而至亦或儵然完節而歸然兩者恒不相值故
文考子安不必兼蘭性霜操之偶饒姬陝婦不必述
錦心繡腸之英蓋一則黼藻皇猷一則維持世運一
則洩山岳之靈脉一則鍾扶輿之正氣卽造化亦若
默有所妒令之不相值而相左者嗟嗟詎謂歷歷萬
古而得之一日茫茫四海而得之新城一塊土也惟
兄有枚叔長卿之才以館試第一人入而稱太史惟
嫂有少君德耀之行以尚書之後息來而稱太史妻
蓋皆陽秋二十餘幾耳豈非自古所稱慧業文人明
德淑女者哉而一厭青藜一厭紅顏一望白玉之召

如歸一赴黃泉之約如飴至于外方屬纊內已絕脰
此初蓋棺彼纔瞑目奇節四溢于長安芳聲上徹于
閭闔豈楔表閭海內豔談而說者猶屑屑焉愴懿人
之弗淑傷高門之不幸而不知沉沉天道政以節義
裨文章以缺陷補全盛以比翼連理之佳事昌七貴
五公之華宗也亨不佞曾識兄于少年又與兄同對
公車聞兄與年嫂之計即欲撫棺痛哭而俗吏匏繫
經年未便故特遣力致不文之詞兄脩文餘暇其能
翩翩然挾畢嫂來爲第聽然一解願不

祭蒲年伯母暨蒲年兄

嗟嗟母之節不以殉死而以殉生兄之孝不以生孝而以死孝節如母而有兄爲之子稍足償敬姜之勞孝如兄而更無有爲兄子者不免餒若敖之鬼沉沉天道似可憑又似不可憑者雖然地下之冥漠何必不如世上之紛拏魂魄之相依何必不如形影之相弔標樹之種種不朽何必不如尋常之陸陸無聞尚饗

繁露園集卷之十六 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祭文二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惟翁皇覽之辰寔當正德丁卯按歷書丁之言壯也卯之言茂也丁又爲彊梧卯又爲單闕皆休鬯康彊之義且是歲去

敬皇帝登假時纔踰一禩恬愉在宥之理方逢蠶漏未艾翁旣全受天地之融昌又政值

國家之休明以故生而淳龐博大內甚陽秋外甚渾
噩才甚綽裕德甚純懿士稱名士而不必登雋吏稱
廉吏而不必通顯積善之慶不自掩遏造化亦不爲
之限制晚而三鳳翩翩後先用文學起家稱一時名
臣即仲子考功季子比部無祿卽世未竟厥施而伯
子中丞公且綠文章節氣填綏三晉爲河山表裏造
如天之福翁歲躋大耄秩封如伯子曾一板輿入晉
邱安中丞公之養海內鸞龍之彥操觚而祝羨者若
千人里中香洛之老秀髮而稱觴者若干年庭前蘭
玉之英塗鴉而承歡者若干輩彌大彌謙彌高彌劭
健履疆飯浸浸期頤大中丞歸而經歲時作萊子斑
爛之舞娛顏膝下今歲徂暑之月翁忽乘雲長往矣
嗟嗟以翁之名實具茂齒德兼尊福祿紛襲子孫昌
熾蓋寔天地之間氣

國家之上瑞而區區趙魏間陽平一郡樂昌一邑中
丞一家所不得而私之者然翁沒而天地之運似覺
漸澆

國家之治似覺漸否豈詰人大老生旣不偶須乘盛
而來死亦不偶須乘衰而往耶某等握齷皆世所云
駉駉輩楓柳質者獨幸與中丞公同舉于鄉居嘗仰

翁松栢之姿龜鶴之筭驚謂大羅之仙故聞翁之沒
竊不佻侘際而直述其關於天地淳漓之氣
國家盛衰之理以告哀翁而有靈其亦聽然知其等
非阿所私矣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頡臺之吳繁水出焉靈芬勃萃特篤高賢憶昔

武廟丁卯記年協氣未歇翁寔翩翩弱不好弄古訓
是力行孚曾史文追輩軾非次入廷英豪傾識

帝留有餘朱衣偶抑謁選主爵休徵見委始鎮少陽
武斷切齒繼移朱圉疲瘵色起俗吏握齟唾猶泥滓

九載竭來橐空若水有子爲龍泥蟠天飛三試三第
民譽共歸翁獨偃僂似不勝衣里閭誦義冠帶式靡
年高德邵望猶彥方

王三錫命茁芽滿堂香山洛社詩酒相羊加餐健步
髮秀神颺意庶不死閱世清淺八千春秋以勸爲善
望期踰耄賓客忽遺應悔生前唾遠杖遲嗟乎身歷
五朝羨晉百齡金章在篋玉樹在庭存未董董歿不
冥冥榮生哀死卹典駢駢卽此九原儘可瞑目我輩
區區何事私哭國喪元老里失大廈粉榆無分香山
誰社聊致椒糝因風遙瀉翁神不朽霏霏來下

祭趙封君

岱宗東指海若西包秀色靈氣會于齊郊雲門之旁
賸有畸人上應虛危爲世名臣當宋惟王入明則馬
馱藻絲綸並標大雅寥寥百五疇其似之獨見封翁
樹德務滋起家無害爲鄴爲平一官似水萬禩力營
風角主客無媿輅璞兼採術家往還駁權因獲菟丘
用妥先骨左右沂公鬱蔥勃窳彌好行德亦步羊求
里閭喁喁誦義弗休仁心佳氣揭日于霄篤育太史
追電逐飈太史之生定當半千幼服庭訓長傾芳荃
繼王馬踪添岱溟色片玉一枝異時皇稷菽禾而食

種木而材翁聞掀髯吾顏庶開咲謂太史可圖溫飽
努力前脩寧蘭勿鮑若給藜閣我狎香山各自爲政
以待大還是時眉宇儼然始童長年住世錫羨喬松
胡厭紅塵竟乘黃鵠脩爾逝歸返魂金粟洞井泉咽
焦原草枯廣固雲黯瑯琊紫孤百身總存疇贖九原
計聞太史心折聲吞黃腸永隔白晝長冥千呼萬叩
終古弗惺某等區區夙令東土慕翁高誼不啻瑾瑜
詎意一朝失我祭酒侘傺房星卽欲東首獨慙匏繫
素車尚稽敬遣一介以附炙雞指窮火傳何知其盡
翁應有靈聽然委順

祭梅太翁

憶洼水之神駿兮瞬息焉其周萬里鸞鷲而來自丹
穴兮望阿閣以倚徙夫微獨馬有駿而鳥有鳳兮造
化于人亦爾耳彼道高如太丘兮有元方與季方若
允明之麗藻兮軾與轍彬蔚其相望自昔固莫不然
兮迄于今而琅琅彼諸孫之競爽兮豈忠烈之遺芳
維太倉之恢竒兮當其後而有二王孰躅模之堪儷
兮近在乎方城漢水之間繫龜峰與虎泉兮紛岵嶸
其潺湲靈氣霏霏其不自抑遏兮粹而集之乎德門
伊太翁之幻起兮譬太樸之方屯紉九畹而扈三芝

兮頻韜韞而破樊本仁心以爲質兮聞于誦之曰寔
原粵天道之親善兮剖符而生二珠伯仲颺奮于楚
澤兮一日而名溢乎寰區惟伯氏之慷慨兮當國難
而獨驅披戎服以先登兮破淮蔡如拉朽枯威震乎
賀蘭與紅花兮輒上千乎

帝眷羗雲中上谷之藉福星兮屈驕虜于不戰恩煌
煌其紛襲兮翁于于其安之方鶴髮而童顏兮指百
歲以爲期胡溘然而流亡兮應悔夫唾遠而杖遲媿
余生之寡昧兮辱伯氏之臭味總浮沉與遲疾兮閱
廿載猶一氣感大翁之長往兮竊不佞其獻歎遥陳

詞以告哀兮聊比于賈人之納費衣倘翁靈之未亡
兮庶聽言以自快慰

祭顏封君

插鼓之山白浪出焉爰有真士履澹食玄不蘭而芬
匪浴斯新繩師古武絕康成塵譬如神窟麟郊鳳宰
輒發異人爲世誅羯教之義方八斗七箱先覺特秀
千里昂昂挺起海岱譽高玳瑁超對公車兆符夢
帝念股肱茂宰是膺克勤其職最狀飛騰翁寔偕至
觀厥吏事退食稱觴丰姿穆睟外黃民庶如沃春澍
衆同一詞祝以永住胡天鄙夷奪我師帥波及所自

竟至留彌丹河澤竭孤山靈剖淇水湯湯哭聲震遏
誰誓贖身誰執返魂誰洞民瘼誰叩天閭乘莽眇鳥
載壙垠旒悠悠何之長夜不曉昔歲之秋我慈歸休
終天餘恨風雨爲愁惟茂宰公弔我苦桐曾幾何時
亦罹鞠凶同病相憐轉切嗚咽聊脩芻束抒此纏綿

祭崔處士

文學瑛父

處士之先來自涇水扶杖荷擔于陽平里剪荆艾蒿
克開殊軌延及處士波羅佛子孝弟力田姪脩無似
混沌數極文明蔚起篤生迪喆翩翩國士何物能齊
澧蘅沅芷玉樹掌珠煥之色喜食魚觀彩七十餘紀

方期通顯榮名未已胡天不留一病耳耳非龍非蛇
逢兔乃死孝子纏憂鄉人罷市我輩同心敢忘賦壘

祭許公子

嗟傷哉伯上死矣以伯上其才氣不亦風胡之湛水
斷陸剗下刃歛鏐矣乎何事哉未試卽折以伯上其
丰采不亦會稽之嶺岡巒嵐簇諸峰避秀矣乎何事
哉未久卽裂以伯上其閱覽博游縱橫風生不亦星
宿之川漫衍天稷倒挂龍門百折必東矣乎何事哉
初發流竭以伯上其道文麗藻翩躚神王不亦渥注
之種追逐奔電陵駕逸風萬里一息矣乎何事哉始

御卽蹶方不佞三人與伯上別各各自嘆以爲我輩
皆東西南北崎嶇不利之人一旦受知黃閣結盟白
日陪吾伊之末奉筆研之鄰庶萬一乎攀鴻翮而高
翔附驥尾以遐越胡儵轉爲南北之風塵卽伯上所
爲賦河梁歌陽關愴然傷神亦不過謂倏而一榻倏
而萬里倏而管鮑倏而燕越差足徘徊而侘傺寧詎
期爲人鬼之關津嗟傷哉玉成多壘蘭生不茸文考
齒短子安墓封鏡伉早逝昭明夙凶咄咄今日乃邁
其逢嗟傷哉師相韋傳玄成早夭師相稚圭忠彥先
凋垂楊曲澗而人寂寥松樓花月而風蕭條嗟傷哉

造化如戲人命似蜉蝣馬塵滾滾陸海悠悠豈其數蔥
嶺之縹緲步漆園之泚洋糠粃世故也而一去兮千
秋抑亦挾文通之彩筆拈長吉之玉管揮灑記室也
而九乾兮持牛嗟傷哉伯上有知其亦颯然風至乎
不出

祭陳太學

嗟乎高明之家鬼神所矚清閒之福造物所靳君以
陽平望族又干

孝潔皇后爲從姪生長富貴鮮衣怒馬持梁刺肥內
饒如花之妾外多願指之奚豪華馳騁如是者六十

餘年蓋亦高明之家而清閒之福也而一病長逝膝
無藐爾之孩豈消息盈虛天行之數于彼有餘必于
此不足果爲鬼神所矚而造物所靳哉然世非無富
貴之家而守錢藏珠一毛半菽不肯給人卽有子孫
不一傳而流落蕩覆爲鄉里所快君好客樂施與人
交披肝折膽無城廓死之日搢紳大老哭之至有泣
下諸阿咸又斌斌多文學能亢宗而保世此其所得
亦已多矣孰與夫生不見德歿不見恩泯泯然枯柳
敗葉同銷沉之爲愈哉又聞之古有取精多而用物
弘者死而其遊魂靈氣定不渠散而烏有君好酒任

俠暗啞叱咤千人自廢者當不蕭然俱盡夜臺有神
或遇劉伯倫王無功與近代盧次楸諸名士把臂入
林浮白而大呼未可知也

祭王夢槐

名承烈東封叅軍也

呼子畸人衆弗口唯嗚子俗物子未耳弭裘馬王孫
游冶公子暮事琴心翩翩自喜歷術平生行居清濁
憶昔少年咲詎媿媿席塵矜憐不肯竟學聲伎邪俠
邪以度晦朔貌短心長貲饒志灰結客任俠翁伯見
推一喪所天家難逢蠶催竟子陽秋未離墮頽丁戊之
間天降訟伯繼以貪李望爲金窟沈獄嚴楚亡命自

脫雄心未降來佐 國策西討纔訖東封忽及介子
陳湯庶逢異世喑喑小侯奔竄失計駕禰於隣萬里
被繫緹騎如風榜掠爲兩寃血斗于無天堪吐囹圄
六載家益蕭索旅山旅入羣鬼朝莫獄久論定微見
天日待人舉火一禩僅溢花塢画譜不乏斗室我輩
兄弟頻過促膝庶永無恙共度甲乙何疾作崇萬事
忽畢嗟嗟子之邁訟吏怒如虎榜血淋漓而子弗苦
子之討賊士死如麻豺狼虓闕而子弗呀子之出使
風濤萬里鯨鯢山立而子猶嬉子之入逮閭闔九天
魍魎夜窺而子猶全塵息浪消夕月花朝苦竟甘至

福反禍招嗟嗟子之巧心子之黠口子之慧眼子之
妙手茫茫何之竟幻烏有寡妻癡兒誰爲托後區區
麥舟寧敢愛費魂兮留燕視也歸魏憑棺陳詞以代
戲歎子或不沒起能聽未

祭仲父龍田翁

昔我王父杖鄉以前舉女丈夫者五膝下猶鮮藐爾
之孩當是時不絕蓋如綫耳至年七十而以正德庚
辰舉我考暨我仲父又三年而以嘉靖壬午舉我季
父男女兄弟凡八人不佻克間之慶又十餘年乙未
而我王父纔卽世內外鄉里之豪利其產易其幼弱

競相魚肉藉我考旣我仲父季父左撐右持幸不隕
越貽我王父戮辱顧亡何而我王家姑不祿亡何而
我季父不祿又亡何而我考不祿出閣之姑後先不
祿而我仲父獨無恙及不肖亨稍展眉目稱先輩者
幾年許稱進士爲

朝廷外吏者又幾年許而我仲父又獨無恙甲午之
秋迎來陽丘之舍乙未之春送別陽平之野仲父強
飯健步不減少年不肖亨心竊竊喜以爲生平不幸
抱恨于我考猶幸謁款于我考之所同生如我考也
詎期一別而我仲父輒病病而輒不起生離之日卽

死別之期叔叔姪姪永無見邪仲父爲人磊落曠達嘗語子姪輩曰人言死可怖我殊不怖死此言在耳庶幾裴晉公所云生勞病死遇著即行矣獨不肖亨貪升斗之祿戀戀弗忍割致生不及侍仲父之醫藥死不及共諸兄弟之苦塊千罪萬愆擢髮難數亨雖覩然人哉固禽獸也亨猶記爲童子時侍我考側我考一日語亨兄弟曰昨夕忽夢一神贈墨三笏一書四一書五一書壽亨是時不解其故以爲夢幻之事不足憑乃季父卒以四十我考卒以五十二仲父卒以七十八又奉恩例拜耆老官一一驗如左券死者

有知仲父見我考我季父及諸姑或道此語定作地下一場酸辛傷哉言至此亨寧忍道仲父又寧忍聞邪雖然不肖亨所用痛我仲父者不第叔姪之情抑且有師生之雅仲父每有書至任絕無他語第曰願姪做好官傷哉人間世師之教誡弟子有踰是乎自今日往卽欲更聞此語其將能乎然日來時勢詫異不肖亨業已無心人世旦晚一轉卽俶裝歸里與同堂兄弟叙天倫之樂歲時伏臘不時炙雞絮酒澆我仲父之墓仲父其必聞之矣卽不聞而仲父之靈其必于于安之矣傷哉心折鼻逆情不能生文我仲父

其尚憐我原我而右享我

祭宗姪席珍

余猶髣髴見吾席珍喑啞叱咤氣廢千人者而索之
竟無有
余猶髣髴見吾席珍悲歌忼慨目無萬古者
而索之竟無有
余猶髣髴見吾席珍浮白呼盧敲筑
擊缶倏然而驩倏然而哭者而索之竟無有
席珍少
時超距騰驤昂昂焉可一日千里矣而學不符才
席
珍壯時六博蹋鞠庶幾古任俠大豪之風矣而聲不
中實晚節末路雄心衰瑟俠氣耗磨稍稍讀騷選之
書習隋唐之業自謂一丘一壑可以終老矣而年不

酬志余生卽稍晚乎然道義相規氣節相砥席珍余
老姪亦余老友余席珍少叔亦席珍少師余每至鄉
必飲席珍家不飲席珍家卽不驩席珍每至郡余必
飲席珍酒不飲席珍酒卽不驩詎知席珍竟不至郡
余竟不飲席珍酒余卽至鄉卽飲席珍家酒而竟不
見吾席珍也耶傷哉席珍明日寔矣業猶覩汝柩而
將并柩亦無覩矣余固剛腸睜目不等間墮淚人也
然獨哭張仲友則痛則墮淚哭魏懋權則痛則墮淚
今哭吾席珍則痛則墮淚仲友淚以山林無人故懋
權淚以薦紳無人故席珍淚以宗黨無人故而于吾

席珍又若心摧肝折不自持者然席珍有子四人昂
藏稱丈夫足以奉香火有田數百畝足以供先人蒸
嘗有鄉人之思暨余之哀詞志碣足以垂不朽嗟嗟
鄉人之思不思未可知而余之哀詞志碣足以概席
珍矣席珍亦可以含笑於地下矣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八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祭文三

祭王太夫人 荆石相公母 代

三江之澤九洞之峯太陰之秀婺女之丰會於婁野
隆隆蓁蓁幻成王母聖善特鍾浴而蘭湯紉而芳芷
懋茲溫惠曰嬪君子君子孰誰愛翁之以案舉眉齊
仰于多祉丹穴渥水苞鳳毓麟伯嶽其骨仲玉爲神
枕榔靺鞨絕類離塵竝緣天賚爲國名臣或云兩蘇

不睹要妙或云二程未聞光耀協載機雲小工詞調
疇若伯仲嗣徽周召伯起天祿仲歷春郎文章氣節
爲世所望仲終學使伯立巖廊還士鄒魯致主虞唐
愛翁返真母仍未替健步加餐飄然人世浴日補天
永享

帝契其如孝養四牡暫詣承顏幾何忽爾恩割增城
虛席化國望薩計音朝奏

天子色奪輟

朝予祭恩賚輟轄余生稍晚竊高下風徼寵仲子第
同署同尸祝長公不啻喬松形遐心邇千古自躬猶

如草木余臭味也仲兮行孤余亦合寡伯兮道高余
所心寫暨余起家寔公知雅余未報恩公不任德公
當政府竟廢遣力公掉仙舟竟蒙謝織余受公憐公
諒余臆紛紛世交真如糠粃公困苦塊余阨哆侈遂
我初衣寧言譽毀獨念區區未酬國士聞毋凶問驚
不自禁敢荐蘋藻繼之哀音感念平生淚欲淫淫毋
定不沒鑒此寸心

祭盛太老夫人

繁詰懿之自出兮當井鬼之分野孕肺浮之秀佳兮
仍涇渭其濯灑鑒名族而降止兮匪蘭芷以芳雅配

窈窕于河洲兮孰淑女之可賈曰來嬪于伯鸞兮卷
一德以咸且符賓遇乎閨閣兮衆頌室之于于伊和
德之速祥兮帝錫祉其孔殊夢長庚以入懷兮洵麟
郊而鳳梧幼脩姱以拾瑤兮且凜雪而輓伊吾何夫
君之不祿兮忽中道而見背獨喆懿之康強兮矯菌
桂以紉佩念保孤之艱辛兮時涕洟以督誨竟致身
于木天兮聲藉甚乎絕代入講幄以師帝兮出隲材
品之醇類留赤白于皇鑒兮指可屈而鼎鼐謦誥章
之追崇兮長紛襲而浸淫咄造化之不卒兮條割災
于斯今朝發履乎終南兮夕稅駕乎崑崙之岑餐如
何而遊無有兮其若吾師乎之傷心旋素車與白馬
兮涕從橫其霑襟二華忽而滅高兮黃河忽而損深
海內無不酸楚兮矧吾輩之志在門墻聞不諱之息
耗兮寧自禁踈踏與房皇側身而軒衡于函關兮幾
欲叩虎豹以問蒼蒼柰匏繫而塵鞮兮阻脩乎天之
一方遣不力而陳不文兮繼之乎牲犧與椒漿尚喆
懿之不歿兮幸逍遙而相羊

祭王安人

陳兵憲滬海元配

雲間大良道風秀世寧惟內德亦藉淑儷憶昔弱齡
女誠早礪來嬪名賢蘭湯蒞綴牛衣勸學鹿車嗜澹

冰清玉映閣秀何慙少君德耀咸二登三羽翼仲舉
驪珠特探東箭南金文熾標揭子丑續登爲世魁傑
機雲鴈行協載結舌在所敷歷譽高冰蘖左右寔德
牀第非情兼之樂只恩建施平詠穆歌斯勿須鶴鷓
閨闈肅穆殆庶小星魏博新命淑儷未偕莫雲春樹
頻著于懷方期白首詎意中乖凶耗倉柏來漳之涯
白亭城隕青龍澤竭玉鏡照埋鸞釵耀奪總帷空懸
黛馬已闕雪香魂銷銅臺音邊贖身有意返魂無香
哀逝泣岳鼓盆歌莊生離死訣倒極黃腸終古畢世
疇解俵俵吾儕小人叨竊宇下聞凶張皇涕淚盈把

登堂弔慰莫挽大冶寒水乾飯朔風一瀉

祭王年伯母

世之所謂節婦者我知之矣所天見背不能濡忍稍
須或感激自奮一死豈不稱烈然而死事易成事難
死則死耳祖宗一綫之瓜子孫百年之胤竟無關益
則亦何貴于死乎古人以妻之事夫比臣之事君臣
不貴死君難而貴保君後爲杵臼不如爲程嬰爲王
蠋不如爲武侯爲龍逢不如爲伊尹周公婦亦宜然
唯太孺人當文學公之生有少君德耀之風旣文學
公之沒慕陶母湛虞母孫之誼遺孤藐爾誓不改節

躬自撫養督教備至終始五十年竟成子爲名士賢
師不媿如侃如潭此奚論婦娥眉嫁別人者見之當
媿死卽陌桑栢舟有靈亦當心折于太孺人矣

祭史太孺人

惟太孺人婦道之脩相封君爲梁伯鸞母訓之嚴成
心源兄爲陶士行雲中無不人人頌太孺人賢旣心
源兄出宰獲鹿太孺人隨養無恙入郎司馬太孺人
隨養無恙雲中又無不人人頌太孺人福乃去京未
數日而恙作歸家纔一日而恙不起母子臨岐之地
卽人鬼分路之關三牲歸養之際卽九京永訣之時

生離忽爾死別暫隔輒成千秋此亦咄咄恠事而心
源兄所爲號天踊地皇皇若不欲生也然大孺蒙恩
渥矣享年永矣與其齋志客邸寧其瞑目正寢與其
素車白馬馳驅五百里之遙寧其玄夜黃腸翩翩一
堂之上粉榆無改魂魄有依生不負首丘之願死不
含異域之悲卽太孺人可自慰地下心源兄可勿痛
苦次獨今余二三兄弟與心源兄骨肉相與而心源
兄又入部日久通敏豁達爲余二三兄弟左提右携
幸追罪戾乃今太孺人溘然逝矣心源兄匍匐奔喪
歸矣不知誰更爲余二三兄弟左提右携令追罪戾

耶區區不腆之奠匪第弔死抑以唁生匪第痛心源
兄之免慈母亦以傷二三兄弟之遠良朋也嗟嗟

祭石年伯母

大凡命世文章之豪間出循良之吏不獨其內德茂
天授奇蓋亦本之陰隲厚督誨勤然後一出而恫心
駭目爲世所欽羨仰嘆不可及惟老伯母有恒孟兩
淑媛之風佐佑老伯爲鮑宣爲梁鴻又有曾陶兩賢
母之德訓誘四如兄爲子車爲士行凡四如兄之在
朝而以風雅鳴燕闕在郡而以治行擅海岱悉老伯
母之以顧不稍須百年溘然長逝霞珮纒加而總帷

忽懸綵衣方舞而黃腸繼憑令恒山若爲之色奪潯
沲若爲之氣塞東萊六七邑士民若爲之奔走皇皇
如喪者是皆造化之不可知而亨辱在年家子與四
如兄有莫逆之好文章道誼無弗臭味獨以居廬杜
門謝絕賓客旣入京而始聞訃謹遣一介供不腆而
侑之詞唯老伯母之靈不死其或以亨爲知言而颺
然風至矣

祭王太夫人

霑化令之臣母

二華九曲不自掩遏時毓賢豪爲世韎鞞有開必先
肇基積滅粵惟德門世匹懷葛以迄今日大亢厥宗

伯鸞德耀千古再逢舉案相莊協氣春容仰千造物
異人寔鍾生而神奇爲鳳爲螭八義讓筆七步閣思
兼之義方映雪下帷文章暴起籍甚一時蚤薦鄉書
繼對公車出宰花縣底抱畢攄神君慈父歡滿比閭
迎侍渤海情色遽遽退食委蛇舉觴舞斑治成卓魯
旦暮溫綸駕言旋旆紫氣騰關踰耆望耆庶永承顏
胡毋不留竟邁危厲計音之來政當入計秦雲寡色
燕市泣總擗踊號跳恨不同逝某等弟兄寔同臭味
右隲左提庶追憤憤兩載報政已見經緯倏爾奔歸
祇餘蔽芾嗟嗟濟上諸僚偶遭陽九言念存亡痛心
草誅涕淚淫淫

祭吳太夫人

往嘉隆季文星入吳延陵之野更揆大巫應德亭亭
仲常嶽嶽橫海絕塵欄柄迭握當時門下文士如藁
叅帷登座獨有麓翁麓翁特秀寔天生德寧伊生翁
詰配作則翁兮伯鸞毋兮德耀杜若蘭湯以資人照
敬饁佐膏吾伊靡捨克相夫君配古儒者一鳴陪京

屢蹶宗伯海內煩冤翁亦嘆惜母曰母爾力田逢年
劉蕢李廣從古則然何如祿仕以傳衣鉢翁因子于
牽纏悉割屈首博士在蒲之陽講經課稅師道大昌
晉佐成均衆推安定忽中蛾眉宦路蹭蹬郡倅何物
吾有青山挂冠神武返旆江灣母同臭味相與鴻鸞
和允斷機以須後昆帝報德人名世蔚起文武憲邦
鷹揚麟趾賀者在門玉樹芟芟翁顧謂母兒做亦我
舉觴相賀了此平生翁忽騎鶴母方含錫錫羨服寵
紛襲無涯踰八望九歲月方賒萬歲鄉君指屈可待
胡疾弗醫長歸冥海黛馬摧芳女婺奪色總帳空懸
縹緲靈神庶鑒繾綣

祭張母太宜人

穎汝之涯二鳳清發懿行高文摩天揭月亦有本元
爰自丹窟繫惟太母婦功婦德少君德耀克咸而三
簪裙荆布澹泊是甘以相夫君鮑梁作對陰騭顯佑
簫干勃宰後先高第琬璫韎鞞東西種花威峻恩濺
兩地將侍貌駛神晚伯陟留銓仲仍晉陽善養色事

既壽且康方擬大年作世金母永觀千仞竹嗑梧儀
胡厭塵糝蹉蹉遐步朝歡萊綵暮返瑤圃堂纔懸總
里已歌蒿九原冥漠兩地號咷其等鹿鹿稱通家子
獲交雙珠如佩蘭芷鷩聞計耗驚難自把黃腸無憑
清淚空瀉乾飯寒水遙申下款幸念世講鑒只怗怗

祭吳夫人

女誠不行婦道久湮諸談談者履剛乘乾悍如驕樂
千殃萬誓中流一壺惟恭人賢恭人之生實自名門
來嫁夫子荆釵布裙善事舅姑湯液躬親鷄鳴簪脫
勤儉離倫佐成大儒鵬搏鴻飛花縣繡臺聲蜚紫微

一麾出守露冕寒帷濟上遼左大布恩威人謂名臣
予曰令妻衣錦帶金稍酬閭閻竭來漳水躬操眉齊
捧御諸媵不啻玻璃有女非女非子是子五內九竅
若共爾爾大小僕御在春風裏白首相莊人幸不死
胡天匪純妬茲蛾眉三尸牽纏萬古別離女湏墮華
月德殲姿萊婦長往鴻妻永哀嗚呼悲哉閣水成川
滔滔日度歷人爲世冉冉行暮何世弗新何人能故
野春必華草朝必露杜蘅摧枝疇爲繼芳秋菊落英
疇爲嗣香披披靈衣寥寥神堂魂消玳瑁心折流黃
嗚呼悲哉

繁露園集卷之十八

九

繁露園集

卷之十八終



